

黑神驹前传

（美）杰克·伦敦
著 李 明 译

二十世纪最为出色的描写马的小说
廿二个国家持续热销，魅力经久不衰
本书献给喜欢冒险、充满勇气的人们

THE YOUNG BLACK STALLIO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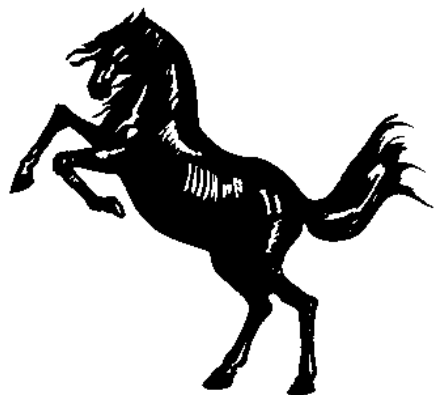
黑神驹前传



黑神驹系列丛书

黑神驹前传

JUNG
BLACK STALLION



〔美〕

沃尔特·法利
斯蒂芬·法利 著

胡佩华 译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奔跑不息

酋长坚毅的眼神凝望着黑神驹：“来，希坦，过来！”他用惯常的不容置疑的命令口气叫唤道。

黑神驹高高扬起头，巨大身形的每根线条都在颤抖。它发出一声低沉的嘶鸣，然后，整个身躯站了起来。那是一匹可怕的巨马，浑身散发着超凡力量，双眼迸出怒火……

目 录

序	1
1. 老人	7
2. 最后的叫喊	25
3. 艾比·奥·卡尔顿	32
4. 放弃	43
5. “猫”	51
6. 巨角塔尔羊	59
7. 废墟	72
8. 豹	81
9. 痊愈	94
10. 声音	104
11. 回家的路	112
12. 风的使者	120
13. 伏兵	132
14. 暴风雨	144
15. “德雷克”号	156
尾声	168



序

这匹黑神驹扬蹄嘶鸣时足有1米70高,黑色的鬃毛因为身体的复原又乌光锃亮了,在亚历克·拉姆齐的篝火映衬下熠熠发光。亚利桑那沙漠的夜空缀满了点点繁星。亚历克惬意地沉浸在这片夜色中,庆幸自己和爱马能活着分享这样的夜晚。

在经历了印第安那高山上的可怕磨难后,黑神驹整整休息了一个月。现在这匹马终于又能跳跃和玩耍了。亚历克太希望能彻底忘了这些地震带来的可怕景象——山上滚落的乱石,天际落下的火雨。地震造成的混乱就像是世界末日的预演。余震持续了几周后,亚利桑那沙漠才终于恢复了宁静。

黑神驹离开篝火,黑色的身子隐没在一片夜色中。走过长长一段路,来到亚历克给它套上笼头的地方停了下来,将头转向南方。这是匹高头骏马,有着乌黑的鬃毛和马尾,还有一双大大的眼睛,站在那儿,昂头垂

尾,鼻翼宽阔,就像生活在平原中的动物里的贵族,矫健而俊美。

亚历克向爱马走去,凝视着朝南方望着的黑神驹。他知道黑神驹一定是被什么吸引过去的,但映入他眼帘的只有远处若隐若现高高向空中伸展的仙人掌。

亚历克再次感叹沙漠的亘古不变。确实,高速公路从这儿穿越而过,但从任何方向都得走上几里路,才能看到整个沙漠,才能感受到沙漠的广袤、雄壮,以及他已经慢慢爱上的孤寂。

闻着夹杂了爱马气息的沙漠空气,亚历克走近黑神驹。

“看见什么了?”他大声问道。

黑神驹没回头,大大的眼睛在星光下闪闪发亮。在双眼逐渐适应黑暗后,亚历克发现,正如他想到的,有几只羚羊从远处平原上掠过,但他知道可能还有些小野马吧,只有它们才能引起黑神驹的骚动。

他牵着黑神驹,勉强将它安顿进拖车,只有这样才不怕被野马们诱拐了走。黑神驹鼻子蹭着亚历克的胸口,呼出的热气温暖着他。亚历克呼吸着马的气息,瞬



间忘记了周围的世界,沉浸在与爱马在一块的快乐中。

黑神驹终于安静了下来,亚历克也该睡了,明天又要赶路。今晚没有一丝风,干燥的空气变得越来越冷,估计黎明前就要结霜。但亚历克已顾不上这些了,他从拖车的驾驶室里取出早已准备好的两条能在马厩里睡觉的毯子,在马的身旁铺开。

透过拖车后部半掩着的门,亚历克再次仰望星空。他从没见过像今夜这么明亮的繁星,难怪印第安人要在夜空下吟诵古老的传说和预言。他想,不管星星有几许,尽管繁星满天,但天上还是留有许多空白。上苍无边无垠向四周扩展,就像印第安人那样,一个人真的得相信传奇,这样才能理解宇宙世界。

亚历克起身把草垫整理一番,又凝望起星空,此时,任何声响在寂静的沙漠里都变得异常清晰。远处传来狼的哀嚎声,轻柔又刺耳,就像失去了孩子般的悲伤和凄厉,孤寂的哭声震撼着他的心,那就像狼在呼唤一个从此再也不会回来的朋友。

亚历克在夜空中找到了天狼星,一个远比其他星星亮得多的星座,接着又找到了天兔座,他的视线就随

着大兔子的轨迹移动。在天兔座上方是猎户座,那是猎户座带纹三明星中最易辨认的一颗,他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这颗星。

如果他也像印第安人那样相信传说和预言,那命运在许多年前就已经和这匹黑神驹连在一起了。

孩提时和父母一起去纽约曼哈顿天文馆参观,在一大堆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望远镜拍摄到的星空照片里,有一张他永远忘不了的照片。

那是张横穿有三光年距离,离地球一千五百光年远的猎户座上的马头星云的照片。在星云的中心,一眼就能辨认出一只在一缕升腾的烟雾映衬下,被繁星照亮的漂亮黑马的头。

他把早前父亲买的印有这张照片的海报贴在卧室里,天天看,感觉这匹星光中的黑马就是他的马。

几年来,这张海报一直都贴在那儿——只是旁边又贴上了黑神驹的照片。如果仔细看,两个马头外形真还有点相似。

所以亚历克认为,自己的传奇故事就和印第安人的传说一样神秘,因为自小对马的憧憬,星云中的这匹



黑马早已成为他心中的黑神驹。

似乎也很奇怪，他和黑神驹之间确实有缘。一个人总是相信他希望相信的东西，黑神驹已经融入并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。

亚历克转向正忙着吃草的这匹神奇的黑神驹。“不管怎么说，”他大声说着，“你是我生命的一部分，这是最关键的。挂在墙上的那马或许只是些烟云，但这儿的你才是真实的。”

黑神驹安静地满足地站在身边，亚历克知道黑神驹非常的强壮，要把它牵回希望农场的马厩里需要两个人才行。事实上，它是匹烈马，包括驯马师亨利·德利在内都得小心伺候着它。黑神驹具备了一匹马应该具备的特点，同时又将这些特点发挥到了极致。但之前的经历如何？它又从哪儿来？

它不是匹纯种阿拉伯马，马头像阿拉伯种，但太高，马身也太长，屁股和后腿比纯种阿拉伯马也来得高而有力。它自成一族，亚历克猜它一定是个神秘的品种。

“你要能说话多好，”亚历克大声地对爱马说，“我

多希望你能告诉我在阿拉伯山上,在最初的岁月,在我第一次见到你之前,你都经历了些什么事?你一定有许多故事,一定的。”

黑神驹依然低头吃着草,亚历克抬头仰望星空,出神地注视着已看不清马头星云的猎户座。渐渐睡意袭来,终于在夜色中沉沉睡去。

群星闪烁,沙漠的夜晚越来越冷,空气也变得越来越纯净。星光下,载着亚历克·拉姆齐这匹神马的拖车显得格外的明亮。

以下就是它的故事,还是从头说起吧。



老 人

1

在阿拉伯东部偏远的山区有个高高的、隐秘的肥沃牧场，两个牧人正在放马。

“这种马就快绝种啦。”年老的牧人用低沉的嗓音说，“酋长和我都明白这点，所以他把惟一的希望都寄托在这匹黑马上了。”他朝在落日下吃草的幼马群挥了挥粗糙的双手。

高高瘦瘦的年轻牧人弓着身紧挨着老人坐在地上。他拉开用上好布料做成的白色头巾，露出一张还挂着孩子气渴望和期待表情的脸，显然他无数次听过这样的说法，可还是忍不住提出了心中的疑问，急切地想听到老人的回答。

“哦，长老，”他说，“您确实无所不知，但这回却错了，我们的酋长不是卢比·奥·卡里地区最富有的酋长吗？如果他能够让我们面前这么强壮和漂亮的马群繁殖下去，不是他的荣耀吗？您瞧，长老，它们的皮毛泛着丝绸般的光泽，虽然都是还不到一岁的幼马，可它们肩肉发达，胸腱厚实。这些马有着使不完的力气，有着惊人的耐力和魄力，是伟大的阿布·扎·卡布·本·伊沙克部落的财富。”

“我们的头领确实有钱，可这并不能帮助他成为最聪明的牧马人。”老人边说边瞪着细小又犀利的双眼注视着马群。他伸手拿过拐杖，试图抽出压在身下的双腿，一番努力后，终于叹了口气，重又坐下。

为避免老人不高兴，年轻人打住话题，不再争辩，他只能迁就着老人，慢慢地，笑意浮现在他坚硬、平坦的脸上。

“哦，长老，不是我不尊重您。”他边说边迎着山区的寒风，挥舞着长长的有力的胳膊，“我知道其他牧人比不上您聪明，但您却和先人们一样，一生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，这也是让我惟一感到困惑的地方。在我们，



还有我们的坐骑更习惯踏在沙漠柔软温暖的沙地上时,我们却不得不和鸟一起生活在高山上。为什么我们要在这儿而不到整个卢比·奥·卡里地区去喂养和繁殖世界上跑得最快的马呢?”

一阵狂风刮来,温暖的阳光仍然驱散不了白天的寒冷,冬天似乎还不愿离开这片高地,太阳柔和的光芒将光秃秃的石灰岩山顶涂得黄一块青一块。年轻人整了整被北风吹乱的头巾,等着老人的回答。长时间等待后,他追问道:“长老,告诉我,求您告诉我,酋长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到这,并作为我们的营地呢?”

骨瘦如柴的老人终于将头转向年轻牧人。这个在年轻人眼里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,身体在皱皱的黑色斗篷下显得更为虚弱和萎靡,这样的老人怎么经得起如此的风寒,况且他又是从酷热的阿拉伯沙漠来,那地方都能把人的脚底灼伤。

当年,为了追随阿布·扎·卡布·本·伊沙克的先人,老人第一次穿越沙漠,来到了这东部高山地区。从那时到现在,时间不知过去了多少年,在整个阿拉伯地区恐怕找不出第二个像他这样的牧马人了。他年纪最大,也

最聪明——但至今还在这条道上来回穿梭，照料着一群幼马，他在寻找什么呢？在这条弯曲的小路上，是什么梦想支持着他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？年轻人肯定，这一定与马有关，他要解开这谜底。马占据着老人的全部生活，他们已彼此融合，这是支撑他活下去的惟一信念。

老人荒诞无稽的故事，和对黑马驹滔滔不绝的话语常遭到其他人的暗暗耻笑，但年轻牧人却感到非常幸运，因为他能和这位传奇老人一起放马。这个冬季，他学到了很多牧马知识，希望有一天也能独立替马选种繁殖。但现在，他还得帮助老人来回穿梭在山谷的营地和不同的牧场间，随着老人越来越衰老，陪伴老人的任务也愈发艰巨。

风声一阵紧似一阵，年轻人紧了紧羊毛编的衣服，他乌黑闪亮的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老人，等待着回答。除了山顶刮来的风声外，四周一片寂静。马群还在低头吃着初春发的第一茬嫩芽，没过多久，他们又得寻找新鲜的牧草而辗转于其他牧场了。

最终还是年轻人再次打破沉默，他用平静、轻柔的



语调对老人说：“真主与您同在，长老，但我无法理解您说的我们的马正濒临灭绝。长老，您先休息一下，我不会把您的话告诉别人的，可求您告诉我，这些马将来会怎样，就像您以前多次说起它们的那样。”

老人犀利的眼神瞬时变得清澈而坚定，他像是积聚了无数气力，抬起斗篷下的瘦削臂膀，喃喃说道：“不是谁都有翅膀的。”他边说边朝马群摆了摆羸弱的双手，“这是事实，不管是我们阿布·伊沙克的马，还是其他这片土地上富人的马。我们的坐骑不再有猎鹰般的敏捷，也不再有整天飞跑的能力，不再配得上‘伟大征服者’的称号了。”

“但我们的部落是最强悍的。”年轻人叫道，“我们有卢比·奥·卡里地区最好的马。没人能打败我们，长老，现在的情况和你年轻时一样，我们的生活依赖于马的速度和耐力，谁也不是我们的马的对手。”

“那也只有那匹黑神驹能拯救我们。”老人说，“注意着它，你会看到这一结果的。”

年轻人一眼就找到了这匹马群中惟一的黑马。它比其他马高大壮实，长长的乌黑的尾巴几乎曳地，鬃毛

垂到了鼻尖。确实，黑马驹的身形、体态和其他一些外貌特征都有些与众不同，而且好像它已成了其他的红棕色小马、杂色小马和灰斑小马的领头马了。

这个话题终于引起了老人的兴趣，年轻人说：“可能您比我更了解这四匹马，长老，我觉得它骨骼太大，体架超大，太高，太瘦，侧面看太笨拙了。我可不认为它长得十全十美。”

“到哪儿都找不到一匹长得十全十美的马，孩子，一些几乎称得上完美无缺的马都跑不快，你将来就会懂了。再仔细瞧瞧，告诉我还看到什么了。”

年轻人笑了：“长老，我看到不管寒风刮得多猛，太阳有多烈，它的毛色总是乌黑一片。”

“还有呢，孩子，我走后，如果你要接我的班，就得学会看马。”

“头小，虽然相对其他部位来说还不算太小吧，”年轻人继续道，“不过，长老，我得承认它眼睛很大很清澈，透着一股勇敢。它是一匹聪明的小马驹，长老，就这些了。”

“马颈呢？”老人追问道，“是不是长度不对，比例不



对？和肩胛骨的角度对不上，有点从肩膀处到马肩隆中心倾斜？难道这就是它走路步伐很大却有所摇摆的原因吗？仔细观察它是怎么跳跃奔跑的，后蹄的落脚点要超过前蹄的落脚点。”

“没错，长老，我注意到这些了。但我就是不喜欢它长得这么大，况且这巨大的身躯在沙漠中根本算不了什么。”

“你不是用马夫的眼光来观察马，”老人接着说，“你还没明白我说的。”

“长老，我知道，你有双先知的眼睛。”年轻人答道，“但黑马驹身上的那么多优点正在慢慢消亡。我知道它与众不同，但这些不足以代表它有多伟大，它总是单独前行。看，它又离群了，根本就不是它们中的一员。”

黑马驹独自离开时，润泽的皮毛下肌肉轻松滑动。它停下脚步，高高昂起头，长在宽大凸起前额上的双眼漫无目的地搜寻着。

“它像客人一样拘束地生活在这儿，”年轻人继续道，“这里没什么可害怕的，可它却不能像其他马那样安静地吃草，对我们的部落来说，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